

东野圭吾

毕业

そつぎよう



そつぎよう

毕业

〔日〕东野圭吾 著

黄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业 / (日) 东野圭吾著 ; 黄真译. -- 2版.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9.3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9412-6

I. ①毕… II. ①东…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28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8-116

SOTSUGYOU

© Keigo HIGASHINO 1989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毕业

〔日〕东野圭吾 著

黄真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张逸兰 王 雪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93千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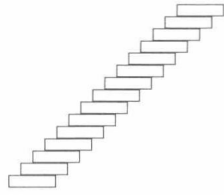
印次 2019年3月第3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94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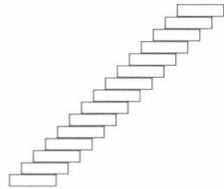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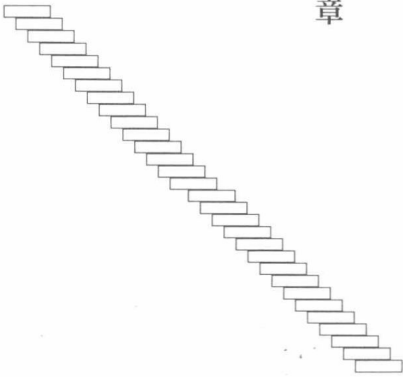
定价 49.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第一章



1

“我喜欢你。我想和你结婚。”

加贺坦陈出心中的想法，丝毫没有踌躇。正如他一贯的风格，即便在这个时候，目光也不会害羞地从对方眼睛上移开。

沙都子也正面迎上加贺的目光，但不知为什么，加贺的话没有马上在她心里激起涟漪。她只是意识到当下的场面稍微有些不同寻常，这让她的心跳快了起来。反复咀嚼这句话时，几秒钟过去了，两人一直相互凝视着。

终于，沙都子开口了：“你又吓了我一跳。”

这个回答似乎让加贺有些意外，他扬起眉毛问：“又？”

“是啊，你做事总是出人意料，脸上的表情平平常常，说出的话却吓人一跳，向来都是这样。”

“是吗……”

加贺的表情终于放松下来。沙都子见状理了理又直又长的刘海，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

橄榄球社和田径社的队员们正在操场上跑步，刚才的一幕就发

生在操场的一角，一旁还立着三个单杠。午休时，加贺在学生食堂选中了这个地方。

剑道社的训练一会儿就要开始了，加贺已经换上了剑道服。沙都子却想，或许是因为这番表白十分重要，加贺为了鼓励自己才换的。

“然后呢……你要我怎么表示？要我答应或者不答应？”

听她这么一问，加贺保持着挺直身子的姿势，慢慢地摇摇头。“你不表示也没关系，反正这又不是求婚，只是我的想法罢了。我的意思是，你喜欢谁、跟谁结婚都是你的自由，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想法。”

“真想不到啊。”沙都子说出了心里话，“从高中起……不，从那以前起你的心就全在剑道上了，我以为女生和恋爱什么的都跟你无缘呢。就算你有这个心思，我觉得你也不会说出口。”

加贺露出一丝苦笑，棱角分明的脸红了起来。“就像《叶隐》里说的那样。”

“叶隐？”

“就是那本说‘武士道即求死之道’的《叶隐》。那里面也有这样一句话：相恋即是忍耐。”

“还真是你的风格。”

“不管那些无趣的思想了。我是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所以我要在毕业前把心意告诉你。”接着，加贺说了句“再见”，摆摆手走开了。

擦肩而过的瞬间，剑道服上酸酸的汗味刺激了沙都子的鼻子。她对着加贺的背影说：“等等，为什么选在今天向我表白呢？”

加贺背对着她答道：“因为今天忽然想这么做了。一个月之后就

是锦标赛，我想在那之前说出来。”

“哦，可这让我很为难啊，以后我可得对你另眼相看了。”

“没办法啊，几年前我就已经对你另眼相看了。”加贺再次迈开步子。他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背影是那么从容而自信。

沙都子心想，这个人从高中到现在一点都没变。

沙都子就读的国立 T 大学坐落在县厅所在地 T 市和相邻的 S 市的交界处，严格来说位于 S 市内。离 T 大最近的车站叫“T 大前”，这条私营铁路的起点在 T 市的中心。T 大的学生多半在“T 大前”等车，所以从车站到 T 大正门那段一公里左右的路又被称为“T 大大道”。

T 大建在拓开的山上，周围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景致。但是这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如今树叶渐黄，两三周以后，整座山就会完全换一个季节。

学校周边绿树环抱，而 T 大大道两侧却密密地排着咖啡馆、饭店、麻将馆等各色店铺。这些店的生计全仰仗 T 大学生的光顾，生存竞争十分激烈，开业到倒闭的周期异常短促。这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弹子房，因为当地居民和 T 大毕业校友都强烈反对，即便有人想干这行也束手无策。

沙都子和朋友常去一家名叫“摇头小丑”的咖啡馆聚会闲聊，走出 T 大正门约三百米，拐进左边的岔道往前走一点便是。咖啡馆的门很低，即使是小个子进门也得低着头，店内一扇窗户也没有。店面的招牌特意斜斜地挂在墙上，上面画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小丑。

跟加贺分别后，沙都子和往常一样钻进这家咖啡馆狭小的入口。

咖啡馆里有些幽暗，进门右边是一个能坐十人的L形吧台。头发斑白的老板通常在那里擦玻璃杯。座席和桌子在左边，一共四张圆桌，每张各围着四把椅子，靠墙处还摆着几把小椅子，方便更多的人同席而坐。

沙都子正走向吧台，最里面的桌旁有人叫她，声音沙哑低沉，像是男人发出的，却还带着几分莹润。沙都子转过头循声看去，果然不出所料，金井波香正懒懒地举着夹着烟的手。

“还是老样子啊，独行女郎一个。”

“谢谢，波香，你还不是一样。你怎么样，藤堂？”

波香旁边坐着一个身体结实、相貌端正的男生，他以微笑回应了沙都子。他是沙都子的密友之一，名叫藤堂正彦。沙都子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

“没看见祥子啊。”沙都子提起了藤堂的女友。大家明白，开玩笑也是打招呼的方式之一。

藤堂却一本正经，用担心又带有几分失落的口吻说：“听波香说，她上完第二节课就回家了，说是身体不舒服……”

“她脸色很不好，但到底是哪里不舒服我就没问了。不会是那个来了吧？”波香说着，把乳白色的烟雾吐向天花板，脸上没有半点笑意。她是文学院英美文学系的，和藤堂的女友牧村祥子在同一个研究室。

“真希望她没事……这种时候我又不能过去看她，真伤脑筋。”藤堂皱起浓眉。

“没办法，谁让她们是住在那栋公寓呢。”沙都子看看波香，笑了起来。波香和祥子同住在一栋公寓里。

波香略显厌倦地点点头。“要是藤堂去了祥子的房间，公寓管理员没准会报警。那管理员把公寓看得像国宝一样娇贵。”

“忍忍吧，也就五个月了。”

“要是能把那五个月还给我们就好了。”

三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昏暗的墙上挂着的日历。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既然工作都找好了，咱们一块去喝一杯吧。”波香说着，拢起了长长的黑发。

“好呀，双手赞成。什么时候？”

“今天吧。”

“今天？太突然了吧。”

“好事不等人哦。”

“今天太不巧了，我已经有约了。”藤堂插进了她们的对话，“而且祥子也不在这儿……唉。”

“加贺也来不了，剑道社集训好像一直到晚上。”沙都子嘴里刚蹦出加贺的名字，胸中就立刻变得火热。

“那家伙，过多少年都还是老样子。”波香发泄了一通，“看来，沙都子，就你跟我了，行吧？”

2

从摇头小丑出来，跟藤堂分别后，沙都子和波香一起走向车站。虽说在摇头小丑也能喝酒，但只有她们两人时，有一个固定的去处。

那是一家开在车站后面的酒吧，名叫“波本”，充满复古的情调。正如店名所示，店内只供应波本威士忌。人们对这种酒好恶不一，受不了那种独特香味的人出奇地多，这应该也是这家酒吧人气不旺的原因。但是留着一撮胡子的老板固执地坚持着他的方针，理由是他不希望一些不懂得品酒、只知道赶时髦的人光顾。

这家店的老主顾常说：“在这儿私下密谈最合适不过，所以还是永远不要生意兴隆的好。”毫无疑问，沙都子她们也这么认为。

吧台边最靠里的位子已经成了她们的专座，她们在那里并肩坐下。老板一脸冷淡地在她们面前摆上两个形状不同的杯子。沙都子点了加水的酒，波香则要了加冰块的，两人先碰了一下。

波香约人喝酒总是很突然，事先毫无征兆，忽然就冒出一句“喝一杯去”。沙都子在上大学前很少跟别人出去喝酒，所以一开始对此不知所措。但这阵子也慢慢习以为常了，接到邀请时，要是有空就答应，没空就推托。她从来不问波香忽然约她喝酒的原因，觉得波香要是想说自然会说，况且无缘无故就想喝酒的情况也是有的。至于波香今天晚上怎么了，沙都子也不知道。

还是和以前一样，波香像说口头禅一样反复念叨着：“真想去个遥远的地方旅行。”每到这个时候，沙都子的回答都是固定的：“想去就去呀。”听她这么一说，波香就会醉眼迷离地微微一笑。今天晚上也是一样，一应一和中，酒瓶空了大半。

“哎呀哎呀，到头来只能变成个……大妈吗……”波香举起那杯浓稠的液体对准吧台上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像是自嘲一样，嘴角扭曲着，“往后苦熬的人生还长着呢。”

“都说到人生了？”沙都子左手托着腮，右手叉起一块葡萄干曲

奇，苦笑起来，“该做的事你都做了，这不是很好吗？”

“是吗……可是我做了什么呢？”

“谈恋爱啊。”

波香猛然干笑起来，接着喝了一大口波本威士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又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

“那舞枪弄剑呢？”

这回波香认真起来，叹了口气，用牙签狠狠地叉起一块葡萄干曲奇。“那倒练得不错，不过那玩意儿练了十年也就够了。”

“你以后不练了？”沙都子担心地问。

“要做职业女性，身上疤痕太多可不好看，”波香喝干杯底的酒，“以后改打高尔夫什么的吧。”

沙都子望着波香的侧脸，心想她肯定割舍不下。从初中开始，波香就握起竹剑，一心想着要成为顶级女剑手。而沙都子不同，只是为了塑身才开始在高中练习剑道。波香在和男生的关系上也很活跃，经常和不同的男生牵手走在一起，但沙都子从没听过波香荒废时间去跟男生约会。用波香的理论来说，“恋人”让人无法集中精力，而且浪费时间。这样的她，是怎么也舍不得丢下竹剑的。尤其今年还输成这样。

沙都子喝着酒，想起了一个月前的事。

九月二十三日，县立中央体育馆。

学生剑道个人锦标赛的县预选赛，女子组终于迎来了决赛。

入围决赛的是T大的金井波香和S大的三岛亮子。两人都读四年级，堪称夺冠热门中的双璧。三岛亮子是第一次入围决赛，波香

则连续第二次了，去年她在加时赛的最后时刻惜败。

“胜负只要一个回合。”休息室里，加贺冷静地对等待出场的波香说，“论力气和技术，你都更胜一筹，臂展长度也有优势。三岛在前面的两场比赛中都是临近结束时领先一分，最终获胜，整个比赛时间内都在全力拼杀，体力损耗很大。三岛应该也知道，要是纠缠不清打持久战，她是没有胜算的，所以她一定会在比赛开始阶段就全速发动快攻。”

“让她像惊慌的老鼠一样乱窜吧，我会从上面给她狠狠一击。”波香不屑一顾地说。

“有威势固然好，但千万不要理会她的撩拨。她准会趁着你出招时瞄准你的腹部。你首先要仔细看清她的动作，前半场要躲开进攻，三岛的步子总会慢下来，那就是机会。”

“对手的弱点呢？”沙都子问道。她在四分之一决赛上输掉了，已经换上了衬衫。

“没有明显的弱点，防守也很有技巧。硬要说的话，就是她的步法。比起右转，她左转时的步法更乱，加速和攻击也以右路为主。所以，当她的步法从右转左时，可能会在一瞬间露出破绽。”

“这我也注意到了，”波香说道，“但是她速度很快，要是跟不上，就是自掘坟墓了。”

“正是这样。”加贺点点头。

沙都子看了看手表，离比赛只剩五分钟。

“喝点运动饮料吗？”沙都子看到波香擦汗的毛巾已经湿透了，便问道。

“不用了，我刚才喝过了。”说着，波香的脸庞松弛下来，但依

旧浮现着紧张的神色。

波香麻利地再次检查了一遍护具和竹剑，这时，一个穿着深蓝色裙子和白衬衫的工作人员过来说：“金井小姐，时间到了。”波香乓地叩响了黑色护胸，站了起来。

沙都子和加贺到二楼的观众席上观战。以藤堂正彦为首，网球社的若生勇和伊泽华江，还有与沙都子和波香同在文学院的牧村祥子都赶来了。他们是极亲密的朋友，毕业于同一所高中，交情都在四年以上。

“胜算如何？”藤堂问加贺。藤堂进了大学之后就没再练过剑，但他在高中时也是剑道社的一员，还是主将。

加贺盯着赛场说：“不清楚。”

“要是赢了就不得了了，男女双双称霸啊！”若生勇两眼放光。前一天的男子比赛中，加贺恭一郎蝉联冠军。

比赛开始了。

比赛时间是五分钟，三分两胜，先获得两分的选手就算胜出。包括主裁在内，三名裁判都拿着红旗和白旗。波香是红方，三岛是白方。

不出加贺所料，三岛亮子使出了回转战术。只要竹剑相碰，她就立即向左或向右跳跃迂回。

“和刚才预想的一样啊。”沙都子对着加贺的侧脸说道。加贺没有回应，双眼锁定两人的动作。

两分钟过去了，沙都子对着旁边的加贺小声说了句：“奇怪呀。”

“怎么了？”

“三岛的攻击太远了，这样就算她能抵挡住波香的竹剑，也不可

能得到一分。她是打算在前半场使用闪避战术？可是这样到了后半场，她也不一定有取胜的机会。”

这时，颇显焦急的波香开始进攻了，向着对方前臂到面部再到腹部展开了一系列攻击。但三岛亮子都巧妙地躲过了，腿也丝毫不显疲惫。

“真是棋逢对手，动作真不赖。”藤堂钦佩地说。加贺紧绷着脸，一言不发。

四分钟过去了，双方都一分未得。要是下一分钟还决不出胜负，就要加时了。一阵胶着之后，波香又施展了一招退击面，还是被三岛亮子游刃有余地躲过了。

“动作太粗糙了。”沙都子不由得低喃道。

加贺像是认同似的微微“嗯”了一声。

到了最后三十秒，三岛亮子的动作忽然有了变化，一直在防御的她忽然逆转展开攻击。就像马拉松运动员最后冲刺一样，她加快速度在波香周围移动，一找到空隙，便立刻敏捷地以剑尖朝波香怀里刺去，脚踏地板的声音在体育馆里回响。

对手的突然快攻让波香措手不及，看台上的沙都子看得一清二楚。波香奋力防守，但动作丝毫没有平时沉着。

“被压制住了！”沙都子话音未落，努力想打破劣势的波香持剑向对方面部狠狠一击。加贺立刻喊道：“不好！”

几乎就在波香和三岛身影交错的同时，三位裁判迅速举起了白旗。加贺注意到三岛的那招拔击腹完成得十分出色。

三岛那边的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沙都子咬紧了嘴唇。

“波香那家伙，太急躁了！”加贺几乎是在呻吟。

还剩十秒，重新开战。“开始”的信号一发出，波香就使出浑身力气来了一个前臂击，但三岛亮子轻而易举地躲开了。对她来说，接下来只需要躲避回旋，波香想要逮住她几乎是不可能的。

“时间到！”声音响起时，只见波香颓丧地垂下肩去，脸因懊悔而扭曲着，被汗水浸透的白色剑道服看上去像褪了一层色。

回到休息室，波香始终沉默，目光呆滞，只对帮忙收拾东西的沙都子小声说了句“谢谢”。

波香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样的。那场比赛之后，她再未碰过竹剑，一个人发呆的时候变多了。沙都子本想询问究竟，但欲言又止，她相信波香过些日子会主动开口的。

沙都子走出波本的时候刚过十点。因为要赶电车，她就此与波香作别。从这里坐电车到她家要四十分钟左右。

沙都子婉拒了波香的留宿邀请，径直走向车站。波香住的公寓就在附近，沙都子也常在那儿留宿，但是今晚她怕自己会借着酒劲把加贺告白的事情说出来，所以没有答应。

波香说还要稍微喝点再回去，一个人留在了波本。能独饮上几个小时可以算是波香的特技了。

沙都子到家的时候，手表的指针已经接近十一点了。她进了玄关，朝自己房间走去，在楼梯上碰见了佳江。佳江大概是听见了开关门的声音，所以下楼看看。

“回来啦，都这么晚了。”

“不好意思，爸爸呢？”

“还没回来呢。要不要给你准备点吃的？”

“不用了，我吃过了。”沙都子快步从佳江身边走过。

佳江是沙都子的继母，在她初二的时候，作为父亲广次的继室嫁到了相原家。当初广次还担心这件事会招致沙都子和比她小两岁的弟弟达也的反对，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们很坦然地接受了新妈妈。他们的生母在生下达也后不久就去世了，他们能接受继母，或许是因为没有留下生母的记忆。

但是，两人对待佳江的态度与对待生母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约定“绝对不能给新妈妈添麻烦”，从未指望在佳江面前撒娇，赢得她的母爱。

来到二楼，沙都子敲响了达也的房门，听到回应后走了进去。

达也正躺在地板上听着爵士乐举杠铃。他是K大划艇队的队员。

“呃，这味道！”沙都子走近时，达也锁紧了眉头，“都快出嫁的女人了，还搞得一身酒气回来，这样子可上不了厅堂。”

“别没大没小的！倒是你，该把多余的力气用在正经事上。”沙都子胡乱横躺在达也的床上。

“爸爸呢？回来没？”达也把杠铃放了下来。

“还没呢，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觉得他应该不生你的气了。”

躺着的沙都子哼了一声。

父女斗气是因为找工作一事。沙都子决定去一家出版社工作，公司在东京。从T市到东京至少得花两个小时，所以沙都子只能搬出去住，但是父亲断然反对她在东京单独生活。

“我觉得姐姐的做法太欠妥了，不跟家里商量就自作主张去面试。”